

# 六盘山

## 编者寄语

藏在大山里的古村落,令人在感受田园乐趣的同时,思考岁月的意义;文学创作需要注重培养语言与艺术修辞,需要写作者在广袤的“土地”上,精心栽好自己的秧苗,长出自己的庄稼;生活的篇章,往往是由一些小期待、小兴奋、小失望组成……

很多事物新生之时,并不被人看好。比如世界知名画家莫奈的作品。1874年,莫奈展出了画作《日出·印象》,被人骂得体无完肤。一位评论家说:“这张画里有印象,有自由,有廉价的技术,但是,连一张墙纸都比这个画家的这张海景图要完整。”这也正是“印象派”的由来。

对很多人来说,新鲜事物确实不易懂,也不容易被接受。这幅《日出·印象》,没有非常具体的形象,呈现的只是早晨海面上那一刻的光影变幻。近看是一些细密的线条,看不出多少美感。莫奈的画需要站远看,从整体上去看,着重体会整幅作品的光影感觉。

莫奈的标新立异,还体现在他对颜色的独特感觉。他喜欢用纯正、明亮的色彩去表达,比如,很多作品中都用单纯的绿色、紫色、红色来呈现,视觉上十分鲜艳。

也正因为扎实的“色彩功夫”,他的作品,100多年后的今天看上去,还和刚画完时一样“新鲜”。

这种“色彩分割”技法,酷似孩童画作,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很多人看来,像是“乱画”,很多人看不懂。

莫奈说过一句话或许可以解答:“真正的美无须理解,只要学会去爱惜就已经足够了。”

但是,单就这句话而言,我们还是搞不清楚,什么才是美的标准?或许只能用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去理解。

莫奈的这些“印象派”画作,并不是有“预谋”的。他不是想开宗立派,就是觉得传统的方法不好。他脑中似乎没什么复杂的意图,没有绘画理论,只是单纯地把眼睛看到的景色直接画出来。

听起来非常简单,却又是很难做到的。

莫奈的余生一直在琢磨颜色和光影,在同时期其他画家的创作实践中,“印象派”渐成气候。

莫奈晚年的大部分时光,一直在庭院中观察景物,着迷于不同时间里不同的光线和色彩变幻,同一个对象会画很多张。尤其喜欢在池塘边作画,享誉世界的《睡莲》也是这样诞生的。

## 且听风吟

### 诗词二首

□ 冯舒琴

#### 破阵子·为高三毕业典礼及成人礼赋词

六月春风阵阵,青春信誓铿锵。十载寒窗身后路,金玉三车明日囊。不虚一寸光。  
障碍如沙流逝,才情若马飞翔。携带玉壶听海浪,探得明珠回故乡。少年当自强。

#### 破阵子·致即将踏上社会的高考学子

默默贮存知识,悠悠沉淀人生。七分打拼三禀赋,尺寸心房万里程。坚持一定赢。  
学海浪潮舟驶,书山路陡风鸣。人性妍媸须辩,世事沧桑必历经。灵犀可化鹏。

### 故乡的名字

□ 张清伟

故乡的名字刻在游子的掌心  
弹奏一曲乡谣的古典  
温暖绵延

故乡的名字在思念里  
随风追赶是盛开的美食  
在唇齿间缠绵

故乡的名字让一群失散的乡音  
涉过万水千山聚拢  
岁岁年年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 
投稿邮箱: nxrbpls@126.com

## 足 迹

# 古村落探秘

□ 徐澄范

从旅店出发,大约2个小时车程,进入温州市永嘉县楠溪江的一处偏远山区。一些百年、千年古村,就藏在这些大山里。

下了高速公路,车子直往山上爬。雨后初霁,山下云雾缭绕,在郁郁葱葱的大山里,隐约看到一处临溪而建村落。从车上下来,村口的路边竖立着一扇拱门,上面写着“林坑古村”的字样。这个古村依山而建,呈梯级上升,村庄两边是隆起的小山岗,从溪对面村庄望去,仿如一把绿绒毯制成的“交椅”。走进村里,那些小桥、荷塘、古木屋和石台阶等,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山村画卷,林坑古村至今保存着浙南最完整的木结构民居。诗人谢灵运做永嘉太守,大约是到过这里的,“近涧涓密石,远山映疏木”,我在江边,会想到他留在纸页上的这首诗。

村子里栽有一棵百年柿子树,树干墨黑,叶子油亮,很精神的样子。树下是一条通往山下的块石路,早已野草丛生。沿石阶而上,一条窄长的小巷,几家农舍,以基石垒墙或以石为地基,大多人家取山中盛产的柳杉为板障,颇显古朴。岁月流逝,故事留在昨天,如今人去楼空,墙上小孩的涂鸦流露出仅存的一丝生机。有位老农妇从木屋走出来,我上前打招呼,同她闲聊起来。原来她已年过九旬,育有7个儿女,2个留在村里,5

个外出谋生,祖孙几代人生于斯长于斯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

大巴继续盘旋上山的路,密密麻麻全是游人。我们下车步行,路边的巨石上刻着“岭上人家”4个大字,该村名为“岭上村”,位于鹤盛镇境内,村落靠山水,依山而建,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房子建在半山腰,保持着古越风情原始风貌,建筑群巍然壮观。据罗川《金氏宗谱》记载,早在明朝嘉靖年间,就有人家在此繁衍生息,至今已400多年。

见此奇特景观,一行人拾级而上,走不多远,已感双腿酸软,甚而气喘吁吁了。半山上的村子背山面溪,植被青翠欲滴,空气也异常清新湿润,享有“天然氧吧”之美誉。每到周末时光,数十家农家乐几乎全部爆满。农家乐都做烤全羊,这是“岭上人家”极具风味的特色菜,以本地山羊为原料,选用的是一岁之内的羔羊,采用独特配方炭烤而成,外脆里嫩、油而不腻,可谓色香味俱全。我们沿着山间台阶,一步步往上攀登,待登上位于山腰间村子的顶端,放眼望下去,“岭上人家”像一幅巨大而厚重的油画,悬挂在天地之间,山坡上葱葱郁郁肆意铺展,真是震撼!

晋宋年间,北人南渡,楠溪江成了武陵源。跨越千年,时光不复,留下的是昔日村落。黑瓦屋

顶,白石寨墙,隐在岸树的绿影里。我从粘着泥沙的墙壁上辨认出几个隐约留存的字:耕读传家。

苍坡村是一个千年古村,村容异常奇特,村口开阔,一条宽阔的直道贯通全村,背靠山坡面朝南。古人建村,颇为讲究。苍坡村以鼓盆巷为中心,辐射出多条街道,略似八卦图形。苍坡村设计的妙处,好似“文房四宝”。一条铺砖的直街,是笔;街边有两个很大的池塘,是砚;池塘置条石,是墨;方形的村子,是纸。这个构思,用的好像是修辞上的隐喻格,亦可联想到永嘉千百年来久盛的文风,也是楠溪江最中心、最精髓的景区之一。

走进一家民居大院,为清代所建房屋。第一进院落为粮殿和东西厢房。粮殿建筑约有200多平方米,为硬山式屋顶,抬梁式梁架。步入第二进,则见到一个肃穆雅致的院子,院中栽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银杏树,还有一口百年老井,本地人称为“水天井”,周围栽一些花草,很幽静,这口老井是保存至今的民居遗迹之一。五开间的正殿辟为一个展室,置放水车、蓑衣和一些农具。陆放翁《喜雨》的“水车罢踏磨斗藏,家家买酒歌时康”,得到不少田园乐趣。

村道边有一株宋柏,孤耸端庄,800多年的树龄,枝叶依然繁茂。古村不远处,是一座能代表楠

溪江古民居风格的老宅。覆瓦的屋檐很大,遮蔽出一片荫。檐下设木雕栏,栏外是轻响水音的浅渠。它原是南宋淳熙十四年建起的一座古宅,现在成了苍坡村民俗馆。在村道一侧,有座引人注目的“望兄亭”,“望兄亭”始建于南宋,重修于明代。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,村民李秋山从苍坡村迁居到一里开外的方巷村,其与弟弟李嘉木感情甚好,时常促膝长谈至深夜,分别时又总要相送到村口,才依依惜别。后来,哥哥在方巷村口建了一座“送弟阁”,弟弟在苍坡村口建了一座“望兄亭”,夜里见到对方亭阁中灯光,即知已安全到达。

太阳落山前,我登上村落的一处制高点,忽而眼前一亮:苍坡村青砖灰瓦白墙,错落有致;梯地茶垄公路,蛇行盘旋;绿树村庄崇岭,好一幅浙南的春山图。

沿着楠溪江的清流顺势而下,水是碧绿碧绿的。虽然看不清江底的白色卵石,游人也会感到满足。古老的村庄,简单的生活,在这里,不用想太多的事。坐在木制阁楼上,看脚下的云海,望远处的山林,喝一口老酒,咬一口屋边刚挖的喷香的番薯,十分惬意。

未待想透看透,车子便载着我们朝楠溪江和瓯江交汇的温州走去,我的思绪还飞萦在这些韵味悠长的古村落里。

## 岁 月

### 我的高考

□ 王锋

又是一年高考时。

作为考生家长,我看看为高考消瘦的儿子,有的只是怜爱和默默地祝福。高考对于不同年代、不同环境的考生有着不同的意义,千般滋味,令人终生难忘,来自亲人及陌生人的关怀令人难忘。

那一年是1986年,我高考。

那一年最为炎热时节,考前的那天晚上,小小年纪的我,体会了人生的第一次失眠。

当时,我们住在农村,家庭条件一般,父母从内心没有意识到高考的重要性,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考不上,不如早点安排今后的日子。为了早些把儿媳娶进门,父母稍加思量,就把老房子拆了,打算盖新房。拆房那天正是高考的那一天。对于父母的做法,我反对过,但父母难违。就这样,白天父母忙着拆房无暇顾及面临高考的我,晚上家人一起露宿院落。一到夜晩,蚊子蜂拥而至。闷热、蚊虫叮咬加上考前紧张,我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。总算挨到了天亮,我困意大发,心想离考试时间还早,再补会儿觉,此时,听到身边震耳欲聋的声音。我愤怒了,像狮子一样咆哮着。父母怔怔看着我,半天无语。

我草草洗漱,没吃早点就匆匆赶往考场。考场离家很近,但我却觉得很远很远,像走完了我的人生。沮丧、失望、无助的情绪缠绕着我。

第一场语文考试。当进场的铃声响起,我顿时紧张起来,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,只觉得手脚冰凉。几分钟后,发试卷的铃声响起,当试卷发到我手中时,我迅速浏览了一遍试题,感觉大脑如真空一般,失望再次袭来。无意中把视线从试卷移向监考老师,看到一张微笑的脸,就是这抹微笑使我释然,我放下一切包袱,回到正常状态,告诉自己能行。在解题遇到困难时,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张笑脸,他给了我温暖,给了我信心。当第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,我微笑着走出了考场。

我飞奔回家,全然忘记了早上发生的一切。当我将迈进家门时,发现院子里静悄悄的,我急忙叫妈妈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爸爸不好意思地笑笑:“我们想明白了,这两天你高考,需要安静的环境。拆房、盖房这些事等你高考完了再说,快去看,你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,还向邻居家借了一间房,让你休息。只有休息好,养足精神才能考出好成绩,之前都怪爸爸考虑不周。”吃着香喷喷的饭菜,回味着爸爸刚才的话,我的眼泪流了出来,这是幸福的眼泪。

高考成绩不错,在填报志愿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类专业,想从事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。因为那年高考,那张笑脸铭刻在我心里。我也会像那位老师一样,给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学生一张微笑的脸。

那些年,我们拼搏过,也幸福过。多少年来,每当回忆触及这段人生旅程,那张微笑的脸就会出现,温暖着我,感动着我。



飞瀑

张步

## 意 趣

### 享受淡淡的人生

□ 刘希

炫目,黄得夺目,这都是青春最耀眼的颜色,摄人心魄,而淡淡的浅粉,淡淡的浅紫,淡淡的浅蓝,不张扬,不炫目,却别有一番韵味,总能历久弥新,让人越看越欢喜。

淡淡的饮食也养身。一碗白粥,配一盘青菜,便是极好的饭食了。白粥喝下去养胃,还能安神。青菜补充维生素,提高免疫力。少了浓味的大鱼大肉,便远离了“三高”的危险,品尝淡淡的饮食,才会真正地品味食物的原味。

淡淡的悲伤也达意。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在我们的一生中,有些人会远去,有些物会远走,没有什么永恒,大悲让人心力交瘁,痛不欲生只会让人更加难过。而淡淡的悲伤,除了能释放悲伤

的情绪,更能让人及早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日子还要继续,我们总要往前走,淡淡的悲伤过去,便是品尝生活的小欢喜。

淡淡的幸福也醉心。尝试一道新菜,走过一条新路,看过一本新书,收到一件小礼物,不必是钻戒、洋房、豪车,但有彼此的惺惺相惜,有紧握的双手,有共同的希望,及时地享受生活里的小幸福、小兴奋,淡淡的幸福醉心而持久。

台湾作家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一书里说:“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,在小小的期待、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,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的‘懂’,做最后的转身离开。”是的,不必追求大大的期待、大大的兴奋、大大的惊喜,生活本应由这些小小期待、小兴奋、小失望组成,接纳它们,享受它们,人生便很圆满。

享受淡淡的人生,才能品出人生真滋味。



# 文学创作要注重培养语言与艺术修辞

□ 黄金龙

记得山东大学教授、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章亚昕先生多年前曾说,口语是一度语言,散文是二度语言,诗歌因其可读性,属于三度语言。按照本人当时的理解,章亚昕先生对语言的分类,目的是强调文学语言的创作难度以及文学语言的特殊性。

本人作为初学写作者,有意识地加大阅读量,并且有意识地带着语言的叙述难度去阅读、去体会。后来买了一本《作家的素材》,这是一本将30多位著名作家在北京文学馆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书籍,作家有《那五》的作者邓友梅、《苍天在上》的作者陆天明、《茶馆》的改编者叶广岑,还有《白鹿原》的作者陈忠实等。陈忠实性格直率,把《白鹿原》写作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明白,其中有很长一段篇幅就说了他的语言风格,他是怎样用文学语言把百万字的小说用40万字写出来的。他在通读西夏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之后,连续写了2部中篇,用来测试用白

描手法写出来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反应。当然,这一测试无疑是成功的。因此,他得出了一个结论:作家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。

毫无疑问,我们初学写作者,往往更注重于故事的情节,以及该故事情节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及散发出来的思想性,而容易忽略语言的艺术性。其作品的语言往往粗糙生硬,词不达意,遣词造句缺少灵动与艺术性。后来经过大量有针对性的阅读、借鉴,逐步发现,语言作为呈现文学体裁的基本要素,语言艺术决定了作品的高度。而培养属于个人的语言风格,则是每一位写作者必修的功课。

良好的文学语言不仅需要写作者对语言具有天然的敏感性,还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借鉴、来校正、来修饰,来寻找适合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。对于初学者而言,需要注重培养三点:

首先,文学语言必须是感人的。好的语言在感人的同时还要具备代入感,要让读者有继续读

下去的理由;其次,语言必须是准确的、生动的、贴近生活本身的。它允许描写的事物被放大或变形,但绝不允许语言逃出语法的理解。在描写同一件事物上,文学语言没有替代性。再次,比喻、暗喻,这些我们惯用的修辞手法,其产生的效果必大于描写的效果。否则,轻率、不恰当的比喻,会降低语言呈现的辨识度,更会破坏叙述的内在节奏。

作为一位写作者,我们要充分借助阅读来培养自己对文学语言的艺术修辞习惯:需要把阅读与鉴赏当作文学语言的初级修辞阶段;需要把学习写作与反复阅读当作对文学语言的修辞与校正阶段;需要把反复写作训练与反复阅读鉴赏,当作培养并寻找自己文学语言的长期途径。

在浩瀚如海的汉语语言结构中,文学语言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。创作是一项特殊的技能,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。“思理为妙,神与物游”,恰恰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奇妙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。而初写者要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语

言,只有通过大量训练,从中体会、感悟、捕捉。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无法替代的唯一性,它只承载和呈现属于个人的创作世界;文学语言具有颠覆性,它颠覆了人们对常用文字和语句的认知,并要求作家二次认知文字的单个含义以及语句的重组方式;语句的再创造与语言的再重组,这才是作家该干的事情。

曾经写下大量作品的巴尔扎克,一生都在文字和语句的修辞与重组中度过。他常用裁剪与贴条的方式,不断替换作品的语句和段落,力求每一字、每一句、每一行、每一段更具有鲜明的巴氏风格。文学写作者,需要在广袤的“土地”上,开垦出一块属于自己的“耕地”,开垦出一块能够生长文学作品的土壤,这也是初学写作者逐步成长为优秀作者的必然经历,其目的在于:精心栽好自己的秧苗,尽快长出属于自己的庄稼。

作者简介:黄金龙,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,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。